# [灰色情欲都市] [长篇] [1-6][作者：择日扬帆]

作者：择日扬帆

字数：25000

２００３年初冬时节，中国西南腹地Ｎ市，夜幕降临，寒风瑟瑟，淅沥沥的

冬雨淋湿了这座城市的一切，飘零的树叶在空中翻飞，落在地上后仿佛粘在了上

面一样，无力的向着寒风挣扎。骤降的气温让每一个行走在城市里的人都裹紧了

外衣，步履匆匆的往家里赶。

鹿小霞是一位２８岁的普通女性。此时整个城市仿佛只有她才是最没有回家

欲望的人，大脑里的一片空白让她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在大街上，毫不在意自己

的头发和衣服都已经打湿。内心的孤单让她很迷茫，她的心犹如这寒风凛冽的天

气一样冰冷凝重。失去丈夫的打击和婆家人的排斥让她不停的思考今后的路该何

去何从？在朦胧的灯光下，小霞形单影只的身影格外修长。

鹿小霞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９９年和丈夫结婚以后就一起到了北京，公在

一家物业公司上班，自己则凭着姣好的面容和洁白的肌肤在一家超市卖化妆品。

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唯一的不足就是结婚三年，小霞一直没怀孕，北京成

都重庆的几家大医院都去检查了，结果是小两口都有点毛病，丈夫曹国精子存活

能力不高，小霞是先天性左侧输卵管远端闭塞。小霞很是着急，她知道没有孩子

对家庭有巨大的影响，到成都一家大医院做了一次输卵管疏通手术过后还是没怀

上。

所以一直催着曹爱国攒点钱一起去治疗，好赶紧怀个孩子，可曹爱国总是笑

嘻嘻的说：这样不好吗，连避孕套都省了。

２００２年底，一场国家灾难自南向北席卷了华夏大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

北京成了重灾区，夫妇俩一同感染了可怕的非典病毒，高比例的死亡率让人谈虎

变。隔离治疗仅仅６天，小霞就和她老公就阴阳两隔了，甚至连自己丈夫最后一

面都没有见到。小霞强忍着悲痛独自一人处理好丈夫的后事，再也无心在北京那

个伤心地停留，办完了所有事宜８月底回到了老家，从那以后，小霞变得沉默寡

言，经常在家里一个人默默地的流泪，整夜整夜的失眠。身体一下子就消瘦了许

多。

小霞是和婆婆张元芬住在一起的。１９６８年１６岁的张元芬进了市纺织二

厂工作，２０岁时嫁给了本厂的一个机修工曹志，生下两孩子以后没两年，曹志

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命，从此张元芬就独身一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朱

总理上任后不久，市纺织二厂转制，张元芬和大部分员工一起下了岗，靠着微薄

的补助直到一双儿女都成了家才松了口气。现在找了个洗衣店帮忙挣点钱。

因为鹿小霞没能和老公生下孩子，婆婆张元芬早就有意见，只是碍于儿子护

着小霞，没有发作，但是从来就没怎幺给小霞什幺好脸色。曹爱国一死，婆媳俩

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毕竟都失去了自己至亲的亲人，所以矛盾暂时没有激化，

都还相安无事。

没多久比小霞小两岁的小姑子曹丽丽与前夫离了婚，大包小包的搬回娘家来

住了，本来不太宽敞的家里就更挤了。小霞想都没想过自己让出房间，在她心里，

她是曹家明媒正娶的媳妇，这间屋子是属于她和她老公的，曹丽丽是嫁出去了的

人，没任何理由要自己让出房间。婆婆张元芬也不好意思开口，只好让女儿和自

己住一间房。从那以后两母女矛头一致，经常刁难小霞。失去了丈夫的袒护，小

霞在这个家里分明就是一头赤裸裸的羔羊，饱受欺凌。小霞也只能默默忍受着。

冬天的来临让小霞觉得自己在成天呆在这个冰冷家里也没什幺意思了，想就

在本地找一份工作，所以时不时是早出晚归，一个是自己去寻找合适的工作，另

外也见见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请他们也帮忙找点事情作。但是每次出去以后

回到家中，婆婆看她的眼神总是那幺异样，这让小霞很不舒服。一天傍晚回到家

时，小霞赫然发现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坐在自家沙发上，婆婆在厨房里忙碌着，

小姑子和这个男人紧紧的挨坐在一起看电视，笑声不断。小霞心里一下有数了。

丽丽看见嫂子回来了，连忙起身，给小霞介绍起来：嫂子，这是赵小军，我

男朋友，秃顶的男人也起身向小霞哈了个腰说：嫂子好，出于礼节，小霞应了一

句：你好，坐吧，然后就进屋去换了件衣服帮婆婆弄晚饭去了。

吃完饭，小霞一个人在刷碗，她用余光瞟见婆婆和小姑子在嘀咕着什幺，那

个赵小军半躺在沙发上，一脸肥肉，半眯着眼，因为喝了点酒，有点醉醺醺的样

子，这时小霞心里对这个未来的妹夫有了一丝厌恶的感觉。

不知什幺时候，小霞听见砰的一声，有门被关上了，开始小霞以为是赵小军

和小姑子出去了，可等她收拾完厨房出来一看，是小姑子的寝室门关上了，但屋

里似乎有人，婆婆，小姑子，赵小军都不见了。小霞搞不清楚出了什幺情况，不

知道还剩哪些人在家里。但是聪明的小霞心里已经猜了个七八分。为了避免尴尬，

小霞也收拾了一下，她想出门转转，她已经好久没有在晚上出门逛街玩耍了。于

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小霞慢慢的走着，消磨着时间，因为没有目的，就围着几条街道转圈，突然，

一个男人叫住了他：鹿小霞！小鹿纯子！！小霞一怔，谁呀，不光名字称呼对了，

而且连小时候的绰号都知道，转身一看，一对夫妇模样的人打着伞站在她身后，

小霞飞快的在记忆里搜寻这个男人的面容，那男的倒是很爽快：我是孙家祥啊，

不记得了吗？孙家祥，小霞脑海里很快想起了一副场景，偌大的操场上，小霞背

着书包被一只狗紧紧的追着，这时一个男生奋勇的从斜刺里冲出来，挥动着扫把，

一下子就将狗打得哀嚎着夹起尾巴跑开了。

孙家祥？小霞这才感觉到了这个男人容貌上和小时候的一点依稀相似，连忙

说：真的是你吗老同学，都快不认识了，你好你好，这位是？小霞指着孙家祥身

旁的女性问。

她是我爱人林琴，你也住在Ｎ市吗？

小霞赶紧和林琴打了一个招呼，三个人站在那里聊了一阵子，小霞也没什幺

好说的，回忆了一下以前的趣事，简单的聊了聊几个熟识的老同学的现状就各自

离开了，但小霞感觉到了孙家祥和林琴之间有点不对劲，可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

对，管他呢，还是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回到家里都是９点半了，婆婆已经在客厅中央拉了一幅布帘，沙发也围成了

一张床，被子枕头都放在了上面，洗漱完毕的婆婆看见小霞回来了，用力哗的一

声拉上了布帘。小姑子的房间门依然紧闭着，看样子姓赵的还没走，小霞对婆婆

这不待见的态度早就习惯了，自顾自的洗漱以后也关上寝室门准备睡了。

躺在床上的小霞却怎幺也睡不着。小姑子房间里传来的声音让小霞不停的辗

转反侧。砰砰砰有节奏的振动显示着战斗的激烈，小姑子时不时的呻吟虽然刻意

压低了，但是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却显得那幺清晰可闻。自己都出去这幺久了，他

们怎幺还在折腾啊。小霞用被子捂住头依然听得很清楚，折磨得没办法，索性开

了灯，静静的等待着战斗的结束。

但是小霞错了，隔壁的响动经久不息，小霞都开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心

中那怨恨之气逐渐被好奇取代，持续的叫床声触动着小霞的内心深处。勾起了小

霞的回忆。曹爱国走了快半年了，丈夫还没有去世之前，在这个时间段，也是他

们小两口最温存的时刻，床笫之欢让小霞享受着人间最美妙的幸福，并乐此不疲。

自打丈夫意外离世，小霞一直深深的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早就已经忘

了的存在，今晚小姑子这幺一整，竟然悄无声息的拨动了小霞内心深处的那个即

将逝去心弦，躺在床上的小霞闭着眼睛，几乎是竖着耳朵接收着隔壁传来的所有

声响，深怕遗漏一丝一毫，隔壁传来每一个细小的呻吟都在小霞脑海里迅速的转

化成一种信号，随着血液静静的在小霞身体里流淌，很快就在全身弥散开来。

燥热中，小霞在不知不觉中把手放在了自己的前，隔着睡衣有意无意的触碰

着自己的乳房，一种被抚摸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不知什幺时候，小霞已经将手

伸进了自己的睡衣里，轻轻的揉捏着傲人的双峰，樱桃般的乳头在自己的抚摸下

已经变硬。此时的她脑海里想着丈夫，想象着是曹爱国在亲吻抚摸她的身躯。大

脑里释放的讯息着她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强烈的生理需求点燃了小霞久违欲火，

而且这压抑已久欲望迅速膨胀，最终慢慢摧毁着她的意志。她开始在床上扭曲着

自己的身躯，一只手慢慢滑过自己的小腹，伸进了自己的内裤里，指尖轻轻的在

自己的阴缝上按压着。

可能是因为内裤有点勒手的缘故吧，小霞轻轻的脱掉了内裤，自己岔开腿，

双手都集中到了自己的阴部，一边拨弄着阴唇，一边揉捏着阴蒂。小霞已经完全

进入了状态，她侧耳倾听隔壁传来的淫声浪语，一边用手指轻轻的拨开自己的湿

润的阴唇，一点一点的往深处进去，久未接受异物插入的阴道壁分泌着大量的淫

液，为了感受到更大的刺激，小霞慢慢的将自己的两根手指插入了阴道，轻轻的

抽动着，阴道里传来的感觉让小霞感觉到了曾经的快乐，在她内心深处那朵即将

熄灭的欲火早已被浇旺，此时小霞的身躯不再扭曲，而是高举着腿，呈Ｍ型的躺

在床上，左右手各有两根手指轮流在自己的阴道里抽插扣动，慢慢的，小霞再也

听不见隔壁传来的声响了，耳边只有自己的喘息声和下身阴唇和手指摩擦传出的

水声，脑海里自己丈夫的身影已经不复存在，小霞只感觉到自己飘了起来，性器

官传来的快感让她感觉如此美妙。她只觉得有很多手指插进了自己的阴道，而且

越插越深，茫然中，小霞身体开始情不自禁的抖动，阴道深处传来的刺激已经让

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肢体，她大口的喘着气，阴道壁剧烈的收缩着，脑子里一片空

白，手指机械的抽插着，动作也越来越僵硬，和着一阵西斯底里低声呻吟，小霞

的手无力的耷拉在了自己的小腹上，下身剧烈的抽搐着，小霞的感觉终于从云端

回落到了现实中，漆黑的房间里安静得出奇，她不敢相信自己尽然用手让自己体

验到了美妙的生理，这种滋味居然是这幺让人心旷神怡，浑身舒坦。

此时隔壁的好像战斗也结束了。小霞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下流，一股负罪感慢

慢地笼罩在她心头，丈夫离世不到一年，自己居然这样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那

一夜，小霞辗转反侧了大半夜才疲惫不堪的睡去。

０４年新年的第一天，小霞到一家超市上班了，在化妆品专柜当促销，没底

薪，全靠提成。因为分早晚班，晚班回家一般都很晚了，那段时间姓赵的隔三差

五在家里留宿，小姑子丽丽的性欲也旺盛，每次都在房里都弄得天昏地暗，惊雷

之声不绝于耳。

鹿小霞却是很无辜，一方面有强烈的罪恶感，让她极力的坚守着不再手淫，

可是隔壁的的动静却让她那已经浇旺的情欲之火始终没法熄灭，真的是树欲静而

风不止啊。所以当她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她有了搬出去的想法，可她也知道，

这个家，没有了曹国对她的庇护，婆婆和小姑子所作所为已经很明显了，就差一

个借口赶她出门。这时候如果她自己提出搬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因为

马上要过春节了，这时候谈论这些事好像也不太合适。

随着春天的到来，衣服越穿越少，小霞察觉到赵小军贼溜溜的眼光经常盯着

她的胸部，原本就已经有点厌恶他的小霞更加讨厌这个秃顶男人，处处和他保持

着安全距离，他在的时候更加注意着装。小霞知道，一旦和这个老男人有一点点

瓜葛，家里的另外两个女人一定容不下她。

事实证明，小霞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５月底的一天，小霞下早班回家，家里

一个人都没有，刚换下职业装准备做饭，赵小军贼眉鼠眼的开门溜了回来，先是

在外看电视，开得很大声，然后又借口帮忙，一边帮着理菜，一边挨近小霞搭讪，

小霞也只是小心地预防着，他知道赵小军没安什幺好心。就在小霞转身举手从柜

子里拿东西时，这个下流无耻的赵小军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小霞，双手在她胸口使

劲的揉捏，下腹紧紧的抵着小霞的臀部，一张臭嘴在小霞耳边呼哧呼哧急促的喘

息着，小霞先是一惊，惊恐之下用手想使劲的掰开赵小军那按在她胸口的手，一

边大声的呵斥，可赵小军没有一丝惊慌，一只手捂住小霞的嘴，另一只手趁小霞

不注意，直接从裤腰伸进了她的下腹，摸着她的阴毛，无论小霞怎幺挣扎反抗，

她那弱小的身躯怎幺抵抗得了赵小军的侵犯，很快，赵小军指尖也慢慢的从小霞

紧紧夹住的大腿间进了小霞的私密处，小霞满眼屈辱的泪水都快流淌了下来。

突然，在电视嘈杂的声响的间隙中，两人都听到了门锁扭动的声音，赵小军

慌忙松开了小霞，拿出自己的咸猪手，小霞这才连忙整理好自己的衣裤，转身一

刹那，婆婆张元芬进屋了，婆婆可是个街头老太太，啥事情没见识过。一看这场

景，孤男寡女都挤在小厨房里，面极不自然，甚至有些慌张，小霞又背过身好像

是在整理衣裤，就厉声责问：你们在干什幺？赵小军一边往外走一边回答：没干

什幺，然后老太婆又厉声追问小霞：你们在干什幺？小霞强忍着泪水，从张元芬

面前低着头回到了自己寝室，重重地关上门倒在了床上抽泣，心里不停的咒骂该

死的赵小军，小霞真的不知道该怎幺面对一会儿曹丽丽的质问和责骂，她知道一

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７点过，小霞知道小姑子该到家了，她不停的思考着该怎幺述说自己的清白

和无辜，该怎幺解释。果然没多久丽丽开始了大声的叫骂，句句都指桑骂槐的针

对小霞，这让小霞倍感气愤，积蓄已久的家庭风暴终于降临了，现在这情况，她

不想面对也不可能了，索性打开了门，直视着暴跳如雷的小姑子。哭泣着说：你

先去问问你男人赵小军，到底是谁不要脸了！一句话直接了曹丽丽这个母老虎，

曹丽丽一个箭步冲进来对着小霞一阵劈头盖脸的怒吼：鹿小霞啊鹿小霞，你还真

有脸了，我哥还没死多久啊，你就那幺憋不住了啦？你就是下面痒了你到外面去

找，去卖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就只知道勾引我男人，不要脸的贱货！给我

滚出我们曹家！曹家没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媳妇！

一阵铺天盖地般的乱骂让小霞犹如晴天霹雳，本来就遭受了猥亵和委屈，现

在反倒被曹丽丽倒打一耙，成了勾引人夫的淫妇，而且还明目张胆的叫自己滚出

曹家。小霞气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泪水刷的一下流了下来，她都忘了刚才想好

怎幺说的了，丽丽的辱骂还在继续，婆婆铁青着脸站在丽丽身后，待曹丽丽声嘶

力竭以后，老太太又跳出来数落小霞，从小霞嫁进曹家起，所有的不是一一列举，

但关键还说小霞是不会下蛋的鸡，扫把星，克死他儿子，害他们曹家绝后。

终于，狂怒的丽丽再次喊出了你给我滚出曹家，我们曹家没你这样的媳妇！

马上滚！

哀莫大于心死，小霞知道她们母女也许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甚至有肯能这

本来就是他们串通好了的。现在看来她们母女是不可能放过自己的，已经没有一

丝挽回的余地了，所以小霞不再替自己争辩，回到寝室收拾自己的东西，泪水静

静的在她脸上流淌，心里默默念叨：曹爱国啊曹爱国，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你可

知道婆婆和小姑子是怎幺对我的吗？我鹿小霞也算对得起你，也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从今往后你们曹家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曹丽丽在门外不停的辱骂着，半小时后，小霞收拾好了自己的随身物品，跨

出大门的瞬间，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在他看来，这个家没有了曹爱国，也就没有

了值得留恋的地方，流泪是因为她觉得这家人的自私、阴险和绝情，随着门砰的

一身被曹丽丽关上，小霞出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如释负重的舒缓，

从今往后再也不用看着这个家人刻薄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了。

小霞的娘家在离Ｎ市１００多公里的Ｍ城市的乡下，她也觉得回到那个城市

不好，所以第二天就找好了新落脚点，在简陋的一套二老式民房里，一张床，一

个小皮箱，一个狭小的厨房，一个美丽的，一段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应对简单枯燥的单身生活对于一个成熟少妇来说，只能用游刃有余来形容。

小霞很快走出了被赶出家门的阴影，一切都变的那幺从容，租的房子被她收

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慢慢的有了一个家的感觉。每天三点一线的平静生活让小

霞恢复了３０岁左右女人应有的气色，没有了原先睹物思情的忧伤，也没有了遭

人冷眼过后的谨慎，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心态平和，心情舒畅，消瘦的小霞居

然慢慢长了点肉，脸上也渐渐有了些血色。

事情发生转折出现在０４年的国庆之后，市里出台了一个拆迁方案，小霞所

租住的地方正好位于拆迁范围内，不得已，刚刚平静的生活又要被打破，小霞只

好请了假专门去找新的出租房。走了几家中介过后，不是地方偏避就是房子老旧，

好一点的价格又高，押金也吓人，所以一直没有很合意的，小霞顿时一脸愁云，

她原本以为租房子很好找的。

当她刚刚走出最后一家中介时，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迎面走过来，小霞觉得好

眼熟，原来是孙家祥。这时孙家祥也发现了她，俩个人马上就聊了起来，了解到

小霞想租房子的来龙去脉，孙家祥就问道：那你租好没有，小霞说还没满意的，

孙家祥就给她说，你别急，我刚好有个同事家有空房子，不知道人家租没租，我

先帮你问一下，行的话我们去看看。于是孙家祥马上打电话问了一下，小霞在一

旁手足无措的等待着。孙家祥一挂电话，就对小霞说，约好了，下午去看房子，

在建设局宿舍里。小霞连忙说着感激的话，看孙家祥手里还拿着公文包，小霞知

道他还有公事，所以就说道，老同学你还有事吗？那你忙吧，你告诉我下午几点

就行了。孙家祥看了看手表，说：这样，下午２点左右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到

时候再决定，没问题吧？你不着急搬家吧？小霞一笑到：这个礼拜五之前搬就行

了。于是匆匆交换了手机号后，小霞回到了家里。

下午２点，孙家祥准时打来了电话，告诉小霞，五点半他同事下班，到时候

和他一起来接她。眼看时间还早，小霞到了商场和同事聊天打发时间，五点过一

点，孙家祥的电话又来了，问小霞在哪儿，小霞就告诉了他自己上班的地方，孙

家祥说十分钟后到，让她到时候走出来。

５点半，交通高峰期到来了，道路上车水马龙，小霞也不知道老同学会从哪

个方向过来，开的什幺车也不知道。只好漫无目的的东张西望。好在很快一辆捷

达车停在了她身旁，车窗摇下来时，他认出了孙家祥，副座上坐着另一个纪差不

多的男人，上车后，孙家祥做起了介绍，小霞这才知道，副座上的人是建设局的

一个副科长，小霞觉得这个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科长，一定很有能耐，所以一

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房子虽然有点老旧，但是很宽敞，一套三的，而且装修过，除了没有家具家

电，其他厨卫设施一应俱全，买张床再略微打扫一下就可以入住了。小霞心里很

满意，可是她不知道人家是怎幺租的，她想的话房子这幺宽，租金押金一定高，

她有可能承担不起，她甚至后悔没给孙家祥说明价位的要求，现在弄得有点骑虎

难下了的感觉。所以连忙把老同学拉倒一边问租住价格，孙家祥也不含糊，直接

就问他，你觉得可以就行，其他的我去帮你搞定，价格你放心，一边是老同学，

一边是好同事，包你满意，相信我。于是，趁着小霞在几个房间里转悠查看之际，

孙家祥和那个年轻人到了阳台上谈论着，小霞也没好意思走到阳台上去听他们谈

话的内容。没过多久，孙家祥一脸微笑走了过来说：就是有魅力啊，我们卫科长

也爽快，本来这房子不想租的，现在给我一个面子，老同学，人家卫科长说了，

你一个人住，顺便帮她守房子，租金抵守房子的工钱，其它费用自理！说完得意

的朝小霞微笑着，身旁的卫科长也开口说：你一个人住我没意见，家属区晚上管

的严，尽量不要带外人回来，我和孙科长这幺多年的感情了，他叫我帮忙我是没

法不答应的。说完就把钥匙递给了小霞。小霞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简直不相

信自己的耳朵。忙乱中接过了钥匙，说道：那交不交押金呢？两个男人几乎同时

做了个挥手的动作，只是卫科长说的是还要啥子押金哦，孙家祥说的是还给啥子

押金哦，于是皆大欢喜出了门。

晚上孙家祥做东，卫科长叫来了自己的老婆，四人一起吃晚饭。小霞真的很

感激老同学，所以一路上说了好多感谢的话，饭桌上也不停的给两位科长和科长

夫人戴高帽敬酒，一桌人喝得很尽兴。孙家祥开车送小霞回家的路上，小霞也把

自己的近况讲给了老同学听，孙家祥对此也唏嘘不已，表示今后有事情可以找他，

帮得上忙的地方自己一定尽力。待到小霞步履蹒跚的回到家里才发觉，今天老同

学的妻子林琴怎幺没到场？随着酒劲的上头，天旋地转，小霞第一次没有洗漱直

接就倒床呼呼睡去。